

同学会开了,我参加了。

同学分布的城市不算少,但这次开同学会,既没有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开怀畅饮,又没有在旅游胜地青岛大连把酒临风,而是在东北的长春。缘由只有一个,母校吉大位于长春——“吉大七二级日语二班毕业五十周年重返母校同学会”。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,洄游的大马哈鱼。

有人说鱼的记忆仅仅七秒,但大马哈鱼的记忆长达四年。它们在碧波万顷的大海无拘无束地漫游四年之后,忽然心有所觉,同时掉头游回来时的河道,逆流而上,日夜兼程,奔向自己出生的地方。急流险滩,瀑布深渊,还有猛禽、鼠鲛、棕熊,一路困难重重,腹背受敌,但它们绝不后退,以完全停止进食而变成血红色的柔弱之躯勇往直前,前仆后继,最后只有4%的大马哈鱼得以返回自己的故乡。它们是为了印证四年前关于故乡的记忆化解乡愁?为了完成基因传承的悲壮使命?

我们班——七二级日语二班全班十六人,不同的原因使得这次重返的人数止于十人。这十人一定要来,无论抱病之躯还是瘦弱之身,都非要重返母校不可。而母校也的确没让我们失望。外院大厅赫然拉出红色欢迎横幅,几位院系领导、一位副校长齐刷刷光临我们的返校座谈会,不但致辞热情洋溢,而且赠以礼物若干。其中最宝贵的礼物,无疑是“吉林大学一九七二年新生名册”(“0000047 学生组存档”)的复印件。不妨认为,这是我们的“出生证”——打字员打出的表格最上端列有这样几项:编号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家庭出身、民族、政治情况、文化程度、原职业、劳动时间、推荐单位。其中最 year 感和特殊性的是“家庭出身”和前三项。的确是我们的“出生证”。且看,吉大二级教授、博导 Y 同学:家庭出身“中农”、原职业“赤脚医生”(乡村卫生员)、文化程度“初中”、劳动时间“三年”、推荐单位“辽源县卧虎公社”。对外经贸大学曾经的副校长和教授 H 同学:“贫农、初中、社员(人民公社社员)、三年、盘石县石嘴公社”。退休前是在中国远洋公司(上海)担任要职的老班长 K 同学:“工人、初中、社员、三年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”。其他同学的“原职业”有的是营业员,有的是卫生员、办事员,还有一名战士(现役军人)。在下林某某:“下中农、初中、社员三年、九台县土们岭公社”。文化程度除一人为高中外,余皆初中。说是初中,而实际上大多——包括我在内——初一都没读完。你以为你是谁?这就是你、原初的你、本来面目的你。便是这样普普通通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七二级日语二班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次重返母校之行,也是重返自己之旅。人当然关心自己——所有礼物当中,所有同学最看重的就是这张“出生证”。或放在桌面细看有顷,或捧在眼前注视良久。自卑?自豪?庆幸?困惑?都不确定,但有一点确定无疑:若非那个时代、若非母校,这十六人的一生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上海出生的班长私下坦言:“我记忆力太一般了,如果没这个机会,我不可能爬上岸。你呢,有才气,才气这东西总会冒泡……”我说,再冒泡也冒不出一个常去大上海忽悠的翻译匠来。那个时代另当别论,但母校还是要感谢的——是母校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点,甚至化为我们身上的血脉和基因。唯其如此,我们才会像洄游的大马哈鱼一样执着于重返母校——返回给我们签发“出生证”的地方……

出于这样的感受,我在接下来的赠书仪式上——赠了十余本新版村上春树长篇精装本和几本新出的散文集——讲了这样几句话——

毕业五十年了。五十年时间里,说来惭愧,我从未混得一官半职,腰缠万贯更是无从谈起。所以没有能力为母校的发展提供实质性资源。五十年前离开母校是一个书生,五十年后返回时仍是一个书生。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,作为书生,只能以日语二班的名义带来几本书。刚才主持人说是赠书,请允许我纠正一下,不是赠书,而是还书。因为书的大部分是由于母校给的日语而出现的。否则,即使书出现了,书的封面也不会出现“林少华译”四个字。

是的,还书,用母校领导的话说:“传承”。基因的传承,血脉的传承,一年年,一届届。没有永远的老生,但永远有新生——大马哈鱼来了,小马哈鱼出生了,小马哈鱼们将很快举着春天的彩旗顺流奔向大海……



威尼斯黄昏 (油画) 黄石

每年上海书展,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守在自家出版社展位值班的日子。守着一方展位,如同守着自家灶台前的一方寸土,喧哗在周围滚动着,像一锅煮沸的水。我们的展位不大,挤在书海的角落里,安安静静地设计了几个展台,按照主题展示着“文化大菜”,四周靠墙的位置摆着几排书,书脊排得整齐,颜色各异,倒有些像菜单上一溜儿的菜名。一切都如同明档的食肆,食客们可以按照心意挑选合意的菜品。

原本,编辑是隐在后厨的厨子,将作者提供的食材烹饪装盘后,就基本完成工作了,传菜与上桌自有他人完成。可是书展不一样,编辑来到了客人就餐的大堂,悄悄地看着客人有没有走进自家的食肆,有没有看中自己烹饪的菜肴。看着读者走走停停,手指划过书脊,如同拨弄琴弦;偶尔抽出一本,轻轻翻开,眼神便沉入书页里去了,此时我注视着他,感觉周遭的嘈杂瞬间退潮。只有等人家抬起

头来,将看过的书籍重新放回书架,世界的声音才会重新回来。

原本想着默默观察就好,可是这个人为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就放下了?那个人正在皱眉,他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吗?那位老先生买了一本二次元的漫画作品,是要送给孙辈吗?这些问题开始百爪挠心。特别是看到有读者在展位上逡巡、犹豫,向你投来求助的一瞥又快速躲开,再偷瞄……渐渐就忍不住走过去了:“请问您想找哪一类书呢?需要我介绍一下吗?”冷不丁听到这样的问话,读者往往会先愣一秒,偶尔会有摇摇手表示不需要的,但大多数会热情地表示“好呀”,然后提出需求:“我想帮孩子挑书,最好是能够提高写作水平的书。”“暑期逛了很多博物馆,想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图书。”“随便逛逛,有什么推荐吗?有意思一点的。”这个时候,我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个“厨子”,瞬间化身

金牌销售,开始滔滔不绝介绍自家的精品书籍,特别是自己编辑的那些书。当读者因为自己的介绍而爽快下单时,快乐就在内心沸腾。

也有时候,就站在展位的收银台边,帮读者打包买好的书。记得去年书展,有个女生一下子买了三本《对话至宝》。这本书因为单价稍高,又是讲文物知识的,几乎没有人一次买几本。我假装不经意地问:“怎么买这么多本呀?”她简单地说:“喜欢,想和朋友分享。”可能是看到我的目光过于炙热,她又说道:“可能是日常生活太满了,有空闲时就约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去博物馆看展,用老物件抵御瞬息万变。这本书内容很好,我特别喜欢这个封面,有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。”

我心里那点激动变成一种温热的妥帖。编此书时的字字句句斟酌,与作者、设计师讨论封面时的互不妥协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,开始做编辑,被组长指派分管戏曲读物,天天泡在剧场里,各路曲艺名家混得脸儿熟,相声常宝霆,快板书李润杰,时调王毓宝,京东大鼓董湘昆,都是开创门派的一辈。如今,舞台上多少精彩风流都渐渐淡漠了,至今难忘李润杰的快板书。一千多观众的大剧场,舞台容得下大型交响乐团,李老老师单携一副竹板上场,台下鸦雀无声,不待开口,那一套脆响多变的打板如春节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扫过,顿时掌声欢呼声全场爆起。曲艺这个行当挺怪,看上去似乎人皆可为,其实最吃功夫。后来编《李润杰快板书选》,专程拜访过李老师,李家住平房,一桌一床别无长物,墙上挂的一副竹板最显眼,原本青涩的竹板经常年磨搓透着油光,泛出一层暗红,拿在手里温润如玉,说起早年沿街乞讨,靠着少小习下的开口功挣钱吃饭,走南闯北,历尝世态险恶,抗战时被日军抓了劳工,送到东北挖矿,后来瞅机会逃了出来,一路卖艺乞讨,量着步子回乡,若不是这个老伙计做伴,恐怕早就饿死了。李老师摩挲着竹板,眼睛湿润了。

历来文人偏爱竹子,甚者以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为标榜,风雅固然风雅,感觉不免夸饰,后经历代文人渲染得近乎图腾,竹子的风骨已然化为文化符号,“竹林七贤”们高标世外,遥不可及。近年渐入老境,喜爱质朴,对夸饰的效果常生疑惑,想起李润杰的快板书,那样独领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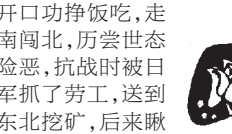
骚的艺术造诣不正是质朴为本吗?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这样的话,如果不只是为了标榜,倒觉得李润杰这一辈最当得。艺术和生存缠连在一起,终究是离不开的。遥想先人对竹的钟爱,怕也是从求生存开始。竹笋的美味,竹竿的坚固,竹叶的清芬,在在入人的衣食住行,渐渐不可或缺,炎热季节里“竹夫人”给予人的慰藉,远非现代空调可比。

竹子自然有值得标榜之处,凌霄不萎,劲拔简净,别的树靠年轮一圈一圈逐年长大,生长速度和高度都受局限,竹子似乎精通力学,竹竿中空外实,集中能量向上攀登,以最快速度占领制高点,开枝散叶,获取阳光的照拂。竹子生长最奇妙的创意在于竹节,凭着竹节的约束,竹子得以节节拔高,居而不折,速度和质量均衡发展,跳出了通常植物的生长怪圈。这些应该是先

人在吃到竹笋时发现的。除了笋的衍生,据说竹子也和寻常植物一样开花结果,竹子开花大约百年一遇,开花的老竹枯死,花朵结成果米,入土发芽长成幼株。竹子开花常与荒年赶在一起,堪称悲壮的繁衍方式,糯米给饥饿的灾民带来希望。我猜想,感恩的祖先注意到竹节寓意,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启迪。

我也是爱竹子的,那一年到苏州,专程去沧浪亭赏竹,苏舜钦当年营造的“前竹后水,澄川翠干”光景,可还存留几分?沧浪亭赏竹最佳处在翠玲玳一带,亭前亭后,翠竹婆娑,收了熟悉的毛竹、斑竹、紫竹,不大的空间新栽许多不曾见过的竹品,橄榄竹、金镶玉竹、京竹、麻衣竹、辣韭矢竹、红哺鸡竹,一种叫金明的竹,还有一个洋名:德国五月季竹。这些珍稀竹品,不知自然形成,还是人工培育出的,其竹枝竹叶,形状、颜色各不相同,青润杂碧,楚楚含韵,颇具观赏价值,每种竹都挂有标牌,写明科属、性状和成笋月份,看

过竹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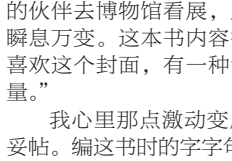
来有人用心要把这里打造成竹子的博物院。

到了无锡,报社的朋友提议去宜兴竹海转转,我说正好。竹海迎面小丘边,一簇清亮亮的泉水从几块巨石缝隙间淌出,石上刻有“太湖之源”四个大字,循着水迹寻路向上,两边竹子渐渐多起来,高了,粗了,相聚成林,林间竹笋有一人多高,石板路上,常可看到被笋子拱爆的痕迹。这还远远称不上“海”,观竹海要去海底,海底有土丘,设赏竹亭,观海亭,站在亭间,不论面对哪

个方向,目之所及满是一层层一片片碗口粗的毛竹,这里的竹遮天蔽日,全在尽自然之力野蛮生长,远非园林家居之竹同日而语,丝毫不在意有没有人欣赏,在这里,人们也不会注意哪一棵竹什么品种,有什么特色,近处的不去管它,极目远望,上万亩竹梢漾着碧波,日光躲在竹叶间闪闪烁烁,风吹来,高耸的竹竿齐身伏仰拜舞,发出呼呼的啸声,那气势,不是一个“海”字怎能与之相配!

猛然间感到异样,周遭出奇地静,风住了,连一声鸟鸣也听不到,这静却又不只是听觉上的,我去过几处原始森林,与之相比,竹海缺少藤缠绞草的丛杂灌木,林地间杂草都少,虫儿也少,鸟儿自然不来,生命经过残酷竞争,只剩下竹,干净许多,也单调许多,不用说,这竹海地下也必然如蛛网般布满了竹的根须,天上下地唯竹独尊,哪容得下其他生命再扎根发展。谁能想得到,清秀的竹子一旦聚成了海,竟然如此霸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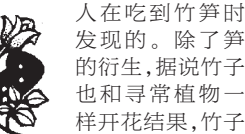
竹海,我匆匆而过。



夜光杯

谢大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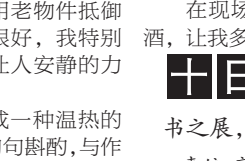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记



读书记

读书记

读书记



读书记

8月4日,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《走出外卖大战围城》的报道,看了以后颇有感触。

市场经济得到了互联网赋能,产生了“平台”这个业态。问题是如今有了互联网的赋能,做平台的成为商业流通的主导者。商家店铺做线下生意,本来就有店面租金成本,当消费者出于时间成本和便利性的考虑,平台上的线上交易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时,商家店铺不得不利用平台做线上的买卖。另一方面,平台之间也存在竞争,都想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甚至取得垄断地位,于是通过补贴,让外卖骑手抢单,通过挤兑商家店铺的利润空间争取消费者在自己的平台下单,这成为一些平台的共同套路。如此这般,商家店铺成了弱势群体,为了在恶性竞争中不被挤出局,即使亏本也要争取生意。可是天上怎么可能掉下这么多“馅饼”,一分价钱一分货,撑不了多久,原来的商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,消费者的利益一定也会受到损害。另外,骑手们为了利益,抢着送有平台补贴的单,使得一些正常、必需的外卖单被耽搁了,骑手们的抢,必然造成快跑,又成了交通秩序的隐患。

平台啊,愿你算法向善

亦文



平台也是企业,是社会法人就要有社会责任意识。看到这些明面上的弊病,不禁令人感慨:平台啊平台,虽说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然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吃相不能太难看。虽说骑手拿到了补贴,但也是来自商家店铺的“割肉”。商家店铺是经济的毛细血管,维系着城市的烟火气,当它们被平台发起的补贴大战裹挟着,被迫背离成本降价时,将会伤害到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。

就此想到两点:其一,行政监管部门要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出发,盯紧那些有市场行为导向的平台企业,平时多与其交流,引导平台企业算法向善,和政府一起维护社会良知和市场秩序。对于任何恶性竞争行为,监管部门就要及时出手,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。对市场竞争中商家店铺这些小微企业则要呵护其合法权益,免其受到不当竞争的伤害。其二,市场和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,在市场和社区治理中,行政监管部门也不是万能的,应该引进、培育市场和社区的自治机制,例如培育和发挥行业协会和同业公会的作用,当商家商户的协会和同业公会组织健全起来后,一旦面临平台企业发起不合理的价格竞争,协会和公会组织就可以代表有关商家商户行使集体的价格话语权,如此,就能有效抑制恶性价格战兴起和蔓延。

愿平台的算法向善,使得外卖平台、商家店铺、送外卖的骑手、消费者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和谐共生的关系。

来有人用心要把这里打造成竹子的博物院。

到了无锡,报社的朋友提议去宜兴竹海转转,我说正好。竹海迎面小丘边,一簇清亮亮的泉水从几块巨石缝隙间淌出,石上刻有“太湖之源”四个大字,循着水迹寻路向上,两边竹子渐渐多起来,高了,粗了,相聚成林,林间竹笋有一人多高,石板路上,常可看到被笋子拱爆的痕迹。这还远远称不上“海”,观竹海要去海底,海底有土丘,设赏竹亭,观海亭,站在亭间,不论面对哪

个方向,目之所及满是一层层一片片碗口粗的毛竹,这里的竹遮天蔽日,全在尽自然之力野蛮生长,远非园林家居之竹同日而语,丝毫不在意有没有人欣赏,在这里,人们也不会注意哪一棵竹什么品种,有什么特色,近处的不去管它,极目远望,上万亩竹梢漾着碧波,日光躲在竹叶间闪闪烁烁,风吹来,高耸的竹竿齐身伏仰拜舞,发出呼呼的啸声,那气势,不是一个“海”字怎能与之相配!

猛然间感到异样,周遭出奇地静,风住了,连一声鸟鸣也听不到,这静却又不只是听觉上的,我去过几处原始森林,与之相比,竹海缺少藤缠绞草的丛杂灌木,林地间杂草都少,虫儿也少,鸟儿自然不来,生命经过残酷竞争,只剩下竹,干净许多,也单调许多,不用说,这竹海地下也必然如蛛网般布满了竹的根须,天上下地唯竹独尊,哪容得下其他生命再扎根发展。谁能想得到,清秀的竹子一旦聚成了海,竟然如此霸气。

竹海,我匆匆而过。

夜光杯



夜光杯